第四十五战 治疗指环

年后的大学校园，视野所及之处皆一片萧索，树木光秃秃的，风一吹过，在通明街灯的映照下，就如同张牙舞爪的怪物一般在平坦的水泥地上耀武扬威。连绵的草地枯黄着失去生机，在尚未回暖的寒风中，吹起行人敞开的衣角，飘散一阵阵冬天的泥土气息。

“哥，冷不冷？”见言澈的鼻尖有点红，安容与开口问道，恨不能直接用手去捂捂那张脸。

“还好，走着走着就暖和了。”言澈答道，在空中呵出一道白气，“等年过完，就只有四个月了。你紧张吗？”

“还行吧。哥，你说我能考上一本线吗？”安容与问道。

“照这个进度下去，很有希望。不过还得看今年高考的整体情况，我的建议是朝着第一努力，毕竟每一年的分数线波动都挺大，如果只照着去年那根死线来准备，结果可真不好说。”言澈认真分析道。

“哥，其实我心里对这两年的事都很恍惚，就好像……好像一切都不是真实发生的，你知道吗……太多事情，我以前想都不敢想。”他想说的自然是与言澈度过的这两年，美的像个梦，加上新年里那几个相拥而眠的夜晚，总觉得这只是一场过于清晰的幻想。

言澈没有直接回话，而是转过头，用手捏了捏他的脸颊，听见他“啊”的一声吃痛，才笑着答道：“梦里是不会觉得痛的。”

安容与傻傻看着对方，眼里是要溢出来的小星星，与此时天上模糊的几点星光相得益彰。

没等他回话，言澈又弹了一下他的额头，嗤笑道：“多么优秀的少年郎啊，怎么就是没有自信呢？”

“哥……”千言万语汇不成一句话，安容与心慌意乱，只能勉强忍住将眼前完美的男人一把拥入怀中的冲动，呼吸都变得粗重。

寒假过完后，日子与之前没有什么不同，只是空气中的剑拔弩张更甚。班主任恨不得每天早上喊一遍大口号，给双目无神的学生们打打鸡血。

体育课也早就从课表上消失，吃饭、学习、睡觉，成为了高三学生们只应该做的事情。常年驻扎在年级前二十的修仙大佬们每天几乎都只睡四小时，在刷题的道路上夜夜笙歌，只恨自己分|身乏术，不能全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看书写题，连睡觉都觉得是浪费青春。

深受此种浓郁学习氛围感染的安容与，也不由得加紧了步伐，无意识中一再缩减玩游戏的时间。

自从年初DotA2更新了排名机制后，安容与也是忙里偷闲打了十场定位赛。最初的成绩是768名。开学后，玩得虽然少了，但排名竟然还缓慢上升了十几名，真真印证了那句话：不玩等于上分。

这期间联系过他的战队继续时不时就来打听近况，毕竟离高考只有不到四个月，对于这样一位潜在的新星，各大青训队都不想就此拱手让人。

因为学业加重，周末能进行直播的时间也是一缩再缩，到最后变成周六晚上和憨仔他们打勇士联赛的时候顺便开播。好在真爱粉们都表示为了他的前程，勉强能忍受，只要平时多发几条微博作为补偿就行。于是原本只用来通知直播时间的微博，完全变了功能——成为学习打卡圣地。

考虑到自己有命在身，小主播隔三差五就在微博上发几张最近做的习题和整理的笔记，一来能解决自己不知道发什么内容的烦恼，二来不用去想词，照片甩上，说两句学习进度就行。

没想到三四次下来，竟引发粉丝们一起在评论里留言互相监督，有考四六级的，有考研的，有考公的，还有考雅思、托福的。到最后连戒烟的都会过来打卡说自己已经坚持到第几天，简直要成为游戏主播中的一股清流。

而从姥爷家回来一个月后，某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，姥爷亲自带着装裱好的那幅画，送到了安家。又在安父的帮助下，挂在了安容与的卧室里。

于是那副风雅的腊梅傲雪图，就这样被几张科比的海报环绕着，在高中男生的房间里令人眼前一亮。

定下一模的时间后，虽然言澈和二老都不说，但安容与还是暗暗卯足了劲。他很想实现诺言，考上一本线，即使这对于他的未来规划来说可能没有任何影响，但他心里就是认为这是对言澈立下的第一个大承诺，难度恐怕要比打到天梯第一还高。所以如果能顺利完成的话，不仅能给日后的一系列宏图壮志奠定信心基础，也算是对自己这三年的一个交代。

而后每天上下学的路上，他都会带着耳塞听单词和短文的音频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在听歌，给人一种很酷的错觉。再加上那副性冷淡的冰山脸，竟惹得路上的小女生们纷纷掏出手机偷拍，校草的宝座也坐的更加稳当。

安容与的脸和身体本就早熟，年后一量身高，已经拔到184公分，整整齐齐的六块腹肌不算嚣张，却也足够诱人。再加上厚实又不吓人的斜方肌，用女生们茶余饭后的讨论来说就是：穿衣显瘦，脱衣有肉，满满安全感简直要溢出屏幕。

刚进入高三没多久时，周楷钦便神神秘秘地拉着他到走廊上聊天，在对着好几个红着脸路过的女生吹口哨后，才激动地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上星期你被评为校草了！”

安容与一脸心不在焉，若是让别人知道他此时脑子里想的都是刚才被强拽出来晒太阳前，那道没做完的线性规划题，数学老师估计能给他发个锦旗，上书“学业标杆，二班楷模”。

见新晋校草随口“哦”了一句，周楷钦不满道：“有没有听我说话啊？”

得到一个不咸不淡的“嗯”后，周楷钦简直要抓狂，又重复了一遍：“你当上校草了啊！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？要是我能乐疯了好吗！”

安容与两只手肘撑在走廊的栏杆上，金色的阳光从身后射过来，微风带着他短短的碎发小幅度波动。他斜着身子靠在围栏上，面无表情，俨然一个不良学生的形象。

“你他妈急急忙忙拉着老子出来就为了说这个？”安容与盘算着最长的一个课间已经浪费了三分钟，心中的烦躁感更甚。

“你说你不就是那张脸比老子好看一点吗？那群小女生咋就看上了你呢？”周楷钦没有回答对方的问题，开始自顾自抱怨了起来，“不过那么多学妹给你递情书，真没一个看上的？”

“没有。你还有事儿？没事儿我回去了。”安容与收起无处安放的长腿，起身就要往回走。

“跟哥说说呗，你小子脱离组织后就跟个傻逼似的，上个数学课都能瞪着眼睛笑，老子在后面看得一身鸡皮疙瘩。”周楷钦一把将他揽了回来。

“老子笑也笑你是个傻逼。滚滚滚，别贴着我，热死了。”挣脱咸猪手的钳制，好学生终于回到座位上继续做题。

从那以后，他又收到过好几封情书，其中还有一次在病刚好时正巧被言澈撞见。等十月一过，这种势头又渐渐消了下去。原本他也从未将这些少男少女的青春悸动放在心上，一个总是会换人的头衔对他来说也毫无意义。

不过任由老师们如何监督，同班好学生们如何带头搞学习，每个班上都总会有一小拨坚守岗位的男女生们各自为政，在课上课间讨论着各式各样的话题。

女生们的话题不外乎追星、班草、校草，而男生们则是热衷于篮球、篮球鞋、游戏，当然还有班花、校花。曾几何时，安容与也是篮球和游戏话题中的一员，在每个阳光普照的课间，点亮了无数少女的梦。

然而自从开始补课后，他就成了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三好学生，除了成绩还上不了台面外。

也不知道何时起，身边的同学们忽然成双成对，一脸幸福羞涩，他不禁在想，如果有一日自己也成为一段感情中的一员，那会是怎样的画面？像他们一样，在黄昏后的操场树林下，小心翼翼地拥抱一秒钟，或是在课间眉目传情，光是眼神对焦都能傻乐呵半天。

放在以前，他一定不能理解这种看上去近乎傻逼的行为——牵手、拥抱就能乐成这样，那要是接吻，甚至上床呢？岂不是可以激动到当场去世。

久而久之，他连“喜欢”这种感情都捉摸不透。无论是同学嘴里何等的天赐良缘，男才女貌，他总觉得看谁都不顺眼，又怎么可能这么巧，原本陌生的两个人，就这样互相产生了感情？

那时的他更是不曾想过自己也会有对一人一见钟情，再见倾心的时候。那种感觉说不清楚，只觉得一见到对方的时候，仿佛满天的星星都砸了下来，眼里的其他景物全都变成了无关紧要的背景图。

学生时代的一切都过于简单纯粹，喜欢上一个人的理由也都那么不可思议——上课时手肘不小心的触碰，课间一次小小的捉弄，上学路上的擦肩而过。

青春期的恋爱过于单纯美好，不用考虑彼此的家境，也不用看对方有没有车房，能不能给自己买大牌，只要看对了眼，哪怕是在自行车后座分享同一根棒棒糖，都会成为彼此记忆中一段难以抹去的青涩滋味。

当回过头来时，他才发现自己竟然也期待能拥有这样的经历——对象自然是梦寐以求的那个人。可惜在高考前，他是注定品尝不到这种少年时代专属的酸甜苦辣了。不过只要以后能在一起，总会有其他更多的人生百味等着他来体会。

在消停了大半年后，也不知道女生们最近又中了什么邪，开始重操旧业，接二连三地递情书。大概是考虑到应届校草即将毕业，想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吧。只是该名男主角的回应也越发冷淡，到后来竟被逼的只要一被女生拦下来，就立刻微微鞠躬说对不起，然后扭头就走，连情书都懒得接。

后来大家也不当面送了，改为拉拢校草身边为数不多的几个好朋友，代为转达。于是从某一天开始，周楷钦等人变身红娘，看着那么多可爱的小学妹羞涩地跑到自己面前，递上粉色的情书，然后留下一句：请帮我转交给安学长，谢谢。

跑了几次腿后，他们也懒得再做好人，因为太清楚这些情书的下场——随手扔进垃圾桶，仿佛留在桌上都耽误他看书似的。

除此之外，还有人偷偷在他抽屉里塞礼物，最常见的就是巧克力，心形的，其他的还有亲手折的千纸鹤、许愿星，装在精致的玻璃瓶里。一般留了名的礼物都会悉数退回，没留名的能吃则分，不能吃的就扔。

尽管如此绝情，但女生们也只是觉得他更加狂炫酷拽吊炸天罢了，毕竟高岭之花的名号也不是浪得虚名，现如今高冷的人设反倒更令人想要亲近。

时间就像奔腾东去的水流，总觉得明明在眼前，能取得一瓢，但人只能站在原地，永远不能取到已经溜走的和还未到来的那一捧。

一模。二模。三模。

有人欢喜有人愁。高考成绩和三模成绩基本上不会有太大出入，指望一个月的时间翻身实在是有些不切实际。剩下的日子只能拼命巩固，力求更上一层楼。

三模结束后，五一假期前，上附举行春季运动会，又是全校学生欢欣鼓舞的时刻——除了高三学生以外。

虽然不用参加一开始的方阵表演，但高三年级依旧会参与到比赛当中。除了年级前五十的学生外，其他人可以自由报名。

之前每年的运动会，安容与都作为班级举牌手走在方阵最前面，然后承包100米，200米和3000米的比赛。毫无疑问，每次有他在的比赛都是人挤人，阵势简直要赶上一个十八线小明星了。

这次运动会前一周，班长照例来确认他的三项比赛项目。当听说此次运动会的场地改为上大田径场后，他先是瞪着双眼问：“是真的吗？”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又露出一个笑容，搞得一旁的班长表情就跟见鬼了似的。

同样被安排了跳高和跳远的周楷钦挤着鬼脸说道：“你他妈能别笑的这么恶心吗？跟少女怀春似的。”

安容与横眉瞪了他一眼，用手推他出去：“滚滚滚，别打扰老子学习。”说完便继续在草稿纸上写写画画。

班长郑重其事地拍了拍周楷钦的肩膀，抿了抿嘴，终是一句话也没说，便转身去通知其他要参加运动会的人了。

100米和200米的初赛都安排在第一天上午，在预计两个小时的方阵表演后，中间隔了两个小时。不出意料的话，应该都能进决赛，在这天下午进行，所以得直接翘掉整整一天的课。3000米比赛在第二天下午四点进行，可以上完第一节课后再去。

安容与的计划是晚上和言澈提一嘴，表示一下自己希望能在比赛间隙抓紧时间学习的决心，然后旁敲侧击让对方去看自己在田径场上的英姿。

简直天衣无缝！

这天晚上补课结束后，借着送言澈出门的机会，安容与眼巴巴地说道：“哥，下周运动会在你们学校的田径场开，我有三个比赛项目……”

没等他说借口，言澈恍然大悟道：“在我们学校呢？我要去看。”

打了一肚子的腹稿，最终一点都没用上。言澈似乎对前两年错过的比赛非常惋惜，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邀请就是纯粹的想让他到场加油，顺便看管一下随身物品。

简单交代了一下自己比赛的时间后，安容与问道：“哥，不会耽误你的论文吧？”

言澈笑道：“外审结果出来了，两个优。教授们提的修改意见也就是改改格式和错别字，内容上已经没什么问题了。5月中下旬参加组内答辩，几乎可以说是走过场。”

安容与眼里冒星星，觉得这个人怎么能这么优秀，语带崇拜：“哥，你真厉害！”

言澈颔首笑道：“我在给你发传单时就是这么说的啊，怎么样，没骗你吧？”

听到这里，安容与竟是回想起那段时间的梦里，言澈那句明显带有挑逗意味的话：“我很厉害的哦”，接下来就感到口干舌燥，只得喘着粗气平复呼吸。

之后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儿各自考试毕业的进度，便在小区门口道别，各回各家。

一周的时间过得很快。运动会第一天，安容与愣是上了早读和第一节课才赶去田径场。言澈已经在观众席上看完了整个开幕式，因为在路上给言澈带了瓶果茶耽搁了一点时间，安容与赶到的时候，校长正在宣布“2018年春季运动会正式开始”。